

汀州府志

遺

汀州府志卷之四十

藝文二

記

修汀州府儒學記

明楊昱

學羣彥以藏修者也彥導之學可矣羣之何一道術也道原諸天無二者也俟一耶道無二爲道者不能無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過不及而不約之中非道也故三代聖王必學以羣之羣故一而眞才出治化隆風俗美也我國家稽古創制自京師以及郡縣莫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一

不建學立師以羣統內之彥其一者至矣故隆美比三代有地一而效矣又奚修耶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君子之慮天下蓋如此汀學之需修者何如汀學在龍山之麓自有郡來莫之有改南逼官道北抵城滅東西各有制爲地不盈數畝君子或病其隘廟學麤備令式多遺君子或病其缺植者或非其方成者或非其意君子或病其不秩積以歲月稽厥葺庀君子或病其不飭嘉靖丁酉維揚馬侯坤以敏識清操領郡符至首視而嘆曰學□聖

朝所以羣彥而一道者也隘則囂而外誘得以蕩志
缺則格而文物無以備肆不秩則無序不和大有乖
吾心禮樂之本不飭則貢獻見陋無以重吾人從嚮
之心職承流者不爲之所則羣者散一者二矣其可
乎迺於庶政伊始之先毅然任修葺以他地易道南
之居者取其地爲道而以道益學并易其東若干廛
計南廣三丈有奇東廣五丈有奇拓厥隘也稽禮考
式作銅登鋤壘爵若干件木豆竹籩若干件增師儒
之居一又以寄遷之名宦祠屋以全厨庫完厥缺也

移泮池泊橋自學門之北於戟門之南以節觀祀之
衆移名宦祠自聖殿之北於東廡之南用爲鄉賢之
對正不秩也黜堊於牆宇丹漆於楹扉革敞爲新易
陋以文又建樂育彙征二坊於外門之東西以竦來
游之仰瞻作國朝祭酒張公顯宗狀元坊於正東以
勵進取之志嚴不飭也肇功於丁酉冬十一月襄事
於戊戌夏六月歷年雖三然財出濠租之積者力畚
免繫之犯者民不知有役焉是羣彥之下又寓愛民
之仁矣法宜有書久無書者侯去郡三載矣丹徒繆

□宗堯來倅是郡秉心出政畫一馬侯癸卯守缺嘗
視郡篆相其或壞者大加潤色而規制益稱復慨茲
績無紀謀之通判許侯士德推官商侯璉將鐫石以
告後諭郡博曾君雨等遣幣詣於昱命言焉竊惟馬
侯之修學蓋振志興藝翼厥爲一者也繆侯之紀績
蓋彰往風來永厥爲一者也皆以通變神化之餘意
敦職承流有功邦教者昱也敢以不文辭亦嘗因是
有感焉夫一非人爲原諸天也唐虞授受之指示厥
的矣五經四書所以廣乎此也濂洛關閩諸君子之

微言至論所以翼乎此也非是不列之學官所以協
是一也至於我聖祖損益帝王之良法以爲一代之
成規確乎其不可易者也世有徒廣記誦綴華藻以
倖利達是言若一而心則殊矣又有耽新論以疵成
說執民見以疑儒先其所趨不勝其二三矣羣於一
或言殊於心焉或二三其趨焉均非爲一意矣况偏
而弊不可究言耶惟諸彥精擇於是而一以守之則
協於一中隨至足以隆化而美俗矣此固上天生物
意也亦昭代羣彥意也賢牧加惠意也昱於諸彥有

故敢忠告以相質

長汀縣學記

明 王慎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材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
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
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輿人
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
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
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
其濶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

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
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葑占國之不
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
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
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
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自明處進
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
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宮弟子諸儒
經明者得以列學宮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

政事賢良文學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而及本初之元尤畱意於斯拓立學宮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尙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概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與嗚呼果於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爲謬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

□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賡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悟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脩蓋其學廢而教猶存也春秋之時所以成材之多其不以此與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尙

左叅政行部汀州郡據向不爲良也蓋革而圖諸乃改位於其地之右畚壞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齋廡舍庖庫廩廐咸以序焉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初甫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斲刻丹雘文飾煥然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美於李君以其非爲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夫去

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子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旣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生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景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尙盡心焉務使

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與

上杭縣新城記

明 柯 潛

上杭爲汀之屬邑舊號樂土而無反側之虞正統己巳沙尤寇發延蔓旁邑而上杭被其害爲尤深時知縣德慶岑嵩奏請築城以民力罷憊不果作景泰壬申知縣永嘉黃希禮申前請得俞旨於是右布政雲中石公瑁臨視其邑知縣率邑人鄭仕敬林祖禎孔文昌等二十餘人協心供事以成保障之功天順壬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八

午溪南里愚民嘯聚剽掠巡按御史安城伍公驥左布政使桐廬姚公龍副使四明錢公璣僉事豐城游公明同撫捕之因民請謂城郭宜守以兵乃奏調汀州衛千戶所官軍捍禦其地成化丙戌巡按御史六安朱公賢右叅政文江許公振叅議洛陽張公雄僉事西蜀牟公俸豫章劉公子肅以城狹隘不足以居軍乃更斥大之以知縣古嶧胡鉞任其事丁亥巡按御史劍江涂公棐又委成於本府同知新安程熙通判四明吳桓而以邑人唐紀等二十餘人佐之繼而

右叅政趙公昌副使何公喬新僉事周公謨都指揮
吳公杲各出意見經畫其未備者而周公勸督之力
尤勤遂以壬辰正月畢工高廣堅壯邑人喜其可恃
以爲安也謂宜有文以紀其成周公乃遣邑庠生林
廷瑞具始末來屬筆于余余惟君子之任官貴于勤
其政溥其利於民使民傾心仰戴可也苟得民心雖
晝地而限植表而守效死者不去冒死者不能入否
則封疆之界不足以爲域山谿之險不足以爲固而
況於城郭乎雖然城郭者先王創制立法所必有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九

凡有興作必書譏不時也上杭之城作於寇難之後而又施爲有序不失其時異乎春秋之所譏者余故爲之記碑刻石置於城隅以告後之人焉

遷上杭縣學記

明林俊

澤宮之制古者擇國中勝地築宮陂水爲居業行禮之處掌以三老故士知自重相師成德相觀成性相勵成學居一鄉而名聞天下天下望治焉故曰學校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源也汀之上杭廟學宋乾道始建縣東也嘉定再建又東嗣是脩建徒勞訖無寧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

歲地卑而水患數也嘉靖癸未憲伯王君俊民主遷議偕侍御邱君道隆相鎮龍基址擇才授事復侵地拓新基令長王侯世熙職其事丞簿文學相焉董以郡丞楊侯太古而議可於巡撫聶君賢簡君霄徐君州也贊成者督學邵君銳也僦工庀材兼毀淫祠佐之未足輔以公贏位序顯嚴景象壯麗崇正而避邪寓焉旣成屬丁文學冕請記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田農終歲勤動不若士之安且習也而稽其所至士之得道殆不若農之得歲蓋彼爲一家計而此爲天

下計私與公異爾私則專公則泛故雖舍焉與居業焉與習樞趨焉有堂瞻依焉有廟玩愒歲月往往有之農有是謂之情農况學聖人之道者哉且夫學也者道也廟與學也者器也如舍道而求諸器末矣然歆發感動之機有神而化之之道閩蜀鄒魯歸美興學潮士文行亦推本於擇師斯憲伯所爲杭士倡也抑新學而不新士則猶未學也發聖賢之響以樹烈於海內人士均有望焉杭可不於是而亟亟哉

練塘書屋記

明 湛若水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一

張子鄧子與湛子居西樵之墟造而曰吾邑邱侯者良宰也昔爲書屋於練塘學於練塘比其舉進士宰是邑也語於人曰吾嘗若不忘乎練塘者練塘之義吾竊有取焉吾守職二子爲我究其義於湛子湛子曰侯賢乎哉昔者孔子律天時襲水土仰觀俯察合於天地之撰侯其有取乎哉夫塘也者以言乎其形也練也者以言乎其象也象也者以言乎其德也形也者以言乎其質也德爲紋爲縠爲經爲綸質爲潤爲清爲澤是故風過之而紋之象生焉雨過之而縠

之象生焉二者縱橫分合而經綸之象生焉泉受之而清之形成焉浸瀆之而潤之形成焉決而流之而澤之形成焉二子曰然則何取於斯義也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故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一德備用是故倫焉理焉備天下之至文蓋取諸紋有美於身不願人之文繡蓋取諸縠濟天下之雲雷成天下之變化蓋取諸經綸介而能義得而不苟不以溝瀆其身蓋取諸清陰滋百里枯者蘇涸者膏蓋取諸潤溥乎均施達乎德愛加乎百姓蓋取諸澤是故紋

以飾治縠以成章經綸以集事清以立本潤以畜德澤以利用大人之事備矣二子以告邱侯邱侯曰請問其功湛子曰吾嘗於練事而得練人矣顏也以博約而卒也以卓爾曾也以三省其卒以一貫或事其縷練之謂也或事其布練之謂也事縷也者其分殊乎事布也者其理一乎與其殊也寧一夫萬一皆得謂之有德矣侯其勉焉是故綜之以智純之以仁精之以勇百練之謂也侯其勉焉二子以告於侯侯曰請益焉湛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尙已

遊滴水巖記

明宗臣

余讀汀記歸化東北五里蓋有滴水巖云往徐君與余談茲巖大奇也戊午九月余督兵西征馳之歸化而揭君謁余曰君將出師紫雲乎則請於滴水駐餐焉於是明日以數騎東行踰嶺稍折而北已又折而東凡三折至巖岳壁斗絕外墜逕而上揭君遲之逕既上有字故名迎仙余曰遲仙不愈迎仙哉堂後有亭亭題余怪其腐而因與揭君解衣其中遂易之曰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三

振衣已乃聞垂垂而雨則滴水巖在焉其水有三一出垂石如蓮者二從石隙中下盛之以石盃揭君曰巖人咸飲此水嘗之甘已烹爲茶尤甘余曰蓋天漿乎蓋天漿乎其石乃蜒而曲若龍足戲雲中而則隱則見者余怪焉稍前有斗石下垂類蓮而華者因名之垂蓮水石亦蓮不名者從水也又俯而睇其右隅僧在焉其爐煙陰陰上也余曰何僧揭君曰此記所稱賴僧者也其既化而坐數日矣乃巖人始知之則大異之而因繪其軀以祀之此卽其軀也旱而禱輒

雨舁之而禱更大雨則嘆曰有道哉夫人者宜顯者也佛者宜幽者也今暴其身於明白四達之區而使豎商牧子折其面目而嘻焉卽僧而靈固殷殷怒也於是命藏之幽幽之者神之也洞凡三門其中而豎者類柱遂名之曰天柱而柱有三則又名之曰中天柱左天柱右天柱有石類獅而門者其中更有斗石外懸中系甚微若蒂焉故名蜂窩而揭君曰閭氓有心疾輒削其石水飲之立愈石日日削不類窩矣眺而左有二門左者逕右者乃橋斷橋橫其上而又虛

其上若鼃焉遂名之曰鼃梁鼃之左而上纍纍若珠又若垂楊之梟梟條條而水者仰睇其右片石突而下久之嘆曰此墮猿也其石五色爲祥雲雲之下爲虛鳴二洞簪擊輒應答虛則鳴也又一洞狹險旁曰天鼓簪擊之彭彭鼓聲焉余訝之又有泠然磬而幽者余曰此何聲也揭君曰所謂石磬者也左有洞洞有床火乃入不火不入入者床而擊磬若履禪室焉余益駭揭君乃命余觴余乃命侍子左鼓右擊颯然天籟滿山也有巨室整而偉余右睨之不得其名久

之曰冕哉遂呼爲冕石冕石者卽磬而床者洞門也其洞最邃名曰鴻濛又起而環視鯉石鷹石龜石鰲石又何其紛而錯也神奇哉變化總萃幻鑄紛紜空白恍灼蒼翠飄忽則概名之曰小崆峒云余於是仰而嘆曰嗟夫余恨不與徐君同遊哉揭君曰何徐君思也曰往歲與徐君蓋遊華陽洞云洞自陶隱公來赫赫盛矣乃宋帝又丹書之其洞固不可入卽入無奇也使隱君而覲此宜何以稱焉且茲巖之奇天奇之也旣奇之矣乃置諸荒山僻壤亂莽草野中不以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五

初建歸化縣記

明 林 文

環百里爲縣古子男國也縣有令有丞有簿有尉同司縣政以教養斯民者也分五土以養之敷五典以教之至于褒善勸義察奸罰惡平賦均徭理爭息訟

皆親民之責也歸化之設分清流之歸上歸下里分
寧化之柳楊下覺里分將樂之興善中和里分沙縣
之沙陽里四鄉之民各去縣治甚遠曩沙尤鄧寇作
亂四方之民不無脅從之黨大軍征勦之餘尙不盡
格心式化時監察御史吳公璘會同都布按三司秦
民敬等以汀郡二守程熙素得民心委詣紫雲臺撫
字之至則民盡格心成化六年巡撫都憲滕公按臨
程公備述民情乞于明溪鎮增設縣治爲宜滕公移
文巡撫御史左公鈺叅政趙公昌副使何公喬新會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六

議具奏下民部議之所議僉當入告于上上允所議
遂命禮部造印禮部選官知縣郭潤縣丞楊燦主簿
孫復典史艾清領印牒赴任蒞事時分巡漳南道僉
憲周公謨適任其責督汀郡通判吳桓明溪驛駱丞
孫亮躬造其地觀察形勝後峯高聳前堂坦彝四勢
環拱一水滌迴首丙趾壬龜筮協吉爲定縣治之位
乃發漳建道之贓罰及在官公用白金數千餘兩而
郡守李公桓亦發屬邑舊蓄贓罰助爲創造所需至
是購良材募良匠伐石陶瓦先構縣治其廟學城隍

山川社稷邑厲諸壇藩憲公館驛舍諸司循序而成
皆北首南趾各據其勝以成化七年十月初三日興
工至成化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告成財出于公而
用無虛費力借于民而得其權心其規制簡朴工夫
績密足爲經久計周公復謀于都闈吳公杲曰縣治
完而且美不可無城郭以環之都闈公具疏上又可
其奏次第具與皆周公之籌畫也知縣郭侯承周公
命備述事之顛末遣儒學生羅齡走莆令徵言爲記
以示永久予惟是縣之設甚宜于民蓋四鄉之民居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七

相違不遠土田之相連鷄犬之相聞桑梓之相接風
俗之相似其宜于民也的矣或曰四鄉之民皆昔日
難治者也宜以嚴刑峻法治之予曰天下無不可化
之民知愚賢不肖雖所稟所習不齊禮義之心未嘗
無也昔子路以蒲邑爲難治夫子曰恭而敬可以攝
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
抑奸何難之有誠能法是道以治縣卽民氓之愚戇
者必化爲善良巧詐者必變爲質實吟呻之聲轉爲
謳歌爭鬪之風變爲揖遜干戈之習歸于禮義又何

難治也哉其典教于是縣者尙其闡聖賢踐履之正學以弼成其政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予于官是邑者深有望焉知縣郭侯湖廣零陵人發身科第爲縣于江右有治聲來宰是邑名譽益著可謂善副吏部之慎選云是爲記

時雨堂記

明 王守仁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逮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明日大雨民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八

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臯謂將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効力去其莠蝥惟乃有司實耨穫之庶克有秋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是日叅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遂謁文公祠於水南覽七峯之勝概歸志於行臺之壁賦詩志喜焉

大忠祠記

明 熊 汲

李公祠蓋爲宋丞相李忠定公建也前此未之有始於今日其順民之情乎讀寫懷詩公自敘詳矣詩僅二十八字而討賊復仇忠君憂國恫乎有餘思焉至今傳誦人口雖三尺童子能楊言之則夫過化之澤千載一日廟而祀之固邑之人爭先而奔走者也予惟公忠義之性與元氣周流常充塞乎天地間而幾先之哲與敏達之材果斷之氣又足以副所欲爲且器使善任豪杰尤附之天不祚宋困於讒邪使顛沛流離而瀕死者屢可悲矣朱子謂忠定入來方整頓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九

得成朝廷史臣論云以公之賢使得畢力於靖康建炎間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止爲偏安斯論信矣今神祠一憇詞氣慷慨且忘遷謫愁苦北征之心直與雷霆震而風飈馳生氣猶凜凜也或謂公激烈忠勇與諸葛武侯相似侯吞併吳魏之心百折不渝而征勦孟獲徘徊瞻拜於伏波廟詞義感憤得無與茲類乎草倉爲僞閩銳將以死勤事端拜酬奠冀佑於靈其有感於將軍不淺矣將軍在閩爲將視丞相固當北面惟以意氣相感欽仰威神酌酒賦詩後將軍

混入淫祠賴公詩毋毀則藉以光大者多矣今以將軍神奠後而公正位中堂神安其居民仰其德忠義遺風千載輝映其於世教豈小補哉當時賣國之奸噲噲訛訛乃欲以公縛送金人又議不赦公以謝金眞罪通於天矣然而宋室興亡之機能不於茲三嘆云予校文至邑邑令潘時宜次第其事以請於廟仍舊無增置於祭卽倚廬僦民居取足皆經畧得宜可謂能識其大者矣故記之

篤功亭記

明宗彝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吾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

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脩完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奸民益勞又書具於有司而事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

無至誠喜樂之心而出於畏罪不獲已而苟以克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連城令杜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掃灑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扁額因以爲名夫杜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訟獄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人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

善成吾知杜君其有得於此矣先是勺名於大冢口
杜純一先生命曰篤功余思其旨固有在因以爲記

增脩褒忠祠記

明 劉 戩

天順壬午上杭溪南里賊首李崇政憤嫉邑之富豪
侵奪有司弗禁遂烏合羣醜攻破縣治大肆剽掠監
軍暨都布按三司以兵駐汀州聞賊勢張甚不敢進
日椎金鼓耀士卒揚虛聲民益駭散賊愈猖獗據巖
險誘流亡時出侵犯傍縣官兵莫能禦退而自保癸
未監察御史安成伍公驥奉命按治於閩次建寧聞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二

之卽馳赴汀檄三司引兵會議方畧衆殊無固志公
因詢上杭來者皆言道梗不可往公曰卽梗汝輩安
得立來升肩輿攜數老兵抵上杭詢賊巢穴聞一致
仕教宮家居乃屏徒從單騎造焉教官驚愕出迎備
言家屬被賊驅迫狀公令召親戚聽告諭賊見公無
他明日下寨來者十數人公諭以禍福莫不感泣語
聞賊中降者萬餘人立命復舊業其魁亦欲乞降會
有謀給賊降而誅之者公固不聽而賊懷疑惑遂擁
衆不下公躬督將士逼賊巢以營賊悉力來拒都指

揮桂福欲避其鋒公拔劍擬福福跪謝曰請用命於是戰甚力賊稍引却遣都指揮丁泉領奇兵繞出賊後焚其寨且戒以賊退勿追丁乘勝追賊遇伏鏖戰死之賊死傷亦衆已而公督戰益急賊遂平乃班師公因積苦軍中已染瘴癘代回京師竟以疾卒上杭民聞之如哭私搏土肖公像於邑城樓歲時拜祭而以丁配享久之累請當道祀公與丁未報歲壬辰按察司僉事新淦周公謨分巡其地始從民請擇地於布政分司之前委其事於汀同知歙縣程熙知縣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三

武攸蕭宏廟得告成於甲午宏具始末以聞賜額褒忠命有司每歲仲春祀以羊豕丁未汀推官涂琳來掌是邑執籩豆於廟顧瞻感嘆病其隘陋復新而大之於是朝廷褒崇之典齊民懷思之誠乃大稱焉琳以書來請記予按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公與丁之廟食茲土殆經所謂生於心而奉之以禮傳所謂其始自今欽於世世者矣然予與公別有所感也夫民豈樂於盜賊哉其未發也治之不以其道其既發也綏之不以誠置之於至危而激之

以必變於是民始以其安居之身而爲此族滅□□
故予嘗念公之忠不在滅賊而在於招賊以身自試
於不測固全軀擇利害者之所深避而公不恤也使
公得竟其志則國家無亡矢遺鏃之費反側之民無
肝腦塗地之慘而上杭之生聚固不但如今日也然
則公之忠之所成者殆公之遺餘乎是可慨也已若
夫甲冑之士奮不顧身而繼之以死古所謂烈丈夫
者如丁之忠其得配食於公固不待論述云

汀郡節推劉侯生祠記

明馬森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四

臨汀郡古爲七閩崇山複嶺控連延邵南通交廣北
達江右連城爲郡外邑居閩廣之界其地多荒林野
逕榛藂莠草爲遊寇淵藪山谷不逞之徒亦時縱剽
奪以故其民雖以時耕桑亦習於戰守不忘備也沙
寇蕩平之後枹鼓久寧邑無大警近以倭亂遠邇戒
嚴嘉靖庚申以來廣寇張璉蕭晚等蜂屯蟻聚四出
劫掠所經連城之界無虛月擄人民燒儲積侵擾無
孑遺辛酉之歲民以大饑死者相枕於道其窮橫者
往往相聚行劫而三隘爲甚良民束手無策先是汀

州節推劉侯蒞政期年讞斷平允犬有惠聲於是連城父老有識者相謂曰事急矣吾聞劉侯大有惠政於民非劉侯莫能生我遂相與走數百里赴軍門叩請願以劉侯鎮邑事軍門急檄侯行侯既至附郭張坊及隔川之衆方謀乘機作亂侯聞之卽逞身往諭之曰我劉郡推也以父老之請軍門之命而來以安全爾輩爾輩勿復爲非於是衆卽解散後乃開倉大賑設法煮粥俾民以遠近就食所存活者甚衆未幾忽廣寇數千突逼城南時官民之粟告竭城中嗷然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五

爲變復逞身親往招安自是三隘悉歸順爲編氓良民侯乃周覽城郭增高城垣數百丈增制窩舖數十所又以城中闕井乃疏要地以通水泉平定安集民以大寧侯於時值當有會省之行曾未兩月市民羅三妹隔川陳文章上琴馬東山徐姑塘羅七分水舖大和尚等相繼作亂邑中大震幸侯廻車悉平之繼此則新尹許君尙靜知縣事侯以會勦之役紀功上杭而張璉之黨羅袍楊順賴賜等復由上杭突入連界侯乃遣人諭以禍福許尹復行問以離其腹心賴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六

之切乎時艱始終於事任之圖而非苟且倖一時之功以粗畢吾事者方侯之弭變張坊招安三隘也非平日之有惠政德望在民安足以悅服其心而城守之策剿之畧非侯之才智素裕其疇能辦之觀侯之在連也蓋將以其身與連之城相爲存亡其去連也又將以其心與連之邑相爲安危卽侯之他日顯陟崇階而其精神亦必常往來於蓮峯蒼谷之間期於奠其四封庇其人民以永謐而無事此皆侯以真實之學爲真實之事業非苟且倖一時之畢乃事者連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七

人戴侯之恩生祀侯也宜矣侯名宗寅字子肅別號蘿巖江右之萬安人嘉靖癸卯鄉薦筮仕於汀其先世尙書公廣衛侍郎公玉景州牧嘉興守愨尊君祈陽令榮咸有功德在民所在民皆祠之予久宦江表知侯之先烈爲詳而侯之茂績在連又彰彰如是故因父老之請而遂記之

脩學宮記

明 林大化

武平與東廣西江壤相接其地岡重嶺複林深谷窈岡煙巒霧從而被之帶劍剽奪之盜又從而出沒之

偷生其間者朝不慮夕奚暇禮義之爲自昔衣冠而
絃誦百無一二焉宋元以來叛亂者以爲兔穴兵燹
者薦至煙村荆棘絃誦之聲蓋寥寥矣元大德癸卯
古汴李實字伯英來領宰事愴然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轉風移俗在我而已不可委之爲荒陋也乃以
和平之心行勞來之政一年而臥者枕二年而耕者
廩三年而墟社之會者讓而後飲伯英曰可以教之
方矣乃捐俸飾先聖先賢廟貌及從士像位自殿至
階至門煥聳具瞻又創明倫堂廣敞高爽繚以垣墻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八

使教諭薛瀛士日與生徒講討仁經義傳於其間山
藪所家鹿豕所隣爭遣子弟受業上堂喁下堂俞長
此不輟雖化爲鄒魯可也瀛士來請曰郡博士曷記
之武平巖邑也且殘毀未幾而文教之興若此夫子
有知當爲之莞爾矣可無書余來臨汀所見六邑之
宰惟連城質夫武平伯英不迂儒術著績鄉庠每欲
記質夫之事而未能姑併見於此以勸來者

守備行司記

明馬馴

安邊莫大於守備將帥必在于得人此有天下者之

入政也故周宣中興式是南邦則命申伯城彼朔口
則命南仲城彼東方則命吉甫彼誠知三子者中興
之良以邊備而寄之三子則將帥得人而控制有方
矣蠻彝安敢竊視中原哉惟弘治改元聖天子出震
繼離維新大政之秋憂邊將乏人乃命將相大臣推
舉天下武臣取其有智勇材畧者儲爲將材第之三
等如進例時金山衛指揮使西侯寧以衆議攸同獲
在一等內未幾廷議守備汀漳者難其人僉舉侯可
任乃授敕得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侯來飾備訓兵威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二十九

聲振海隅不一二年而邊烽告熄旣而鎮守太監陳
道巡撫都御史劉公纓暨兵備僉事伍公希閔會議
以汀州武平居窮山絕谷中南鄰湖廣西接江贛地
僻民悍而千戶所孤城屹立于豺狼出沒之衝倉卒
有警誰與應機乃具奏以西侯駐節武平城以控制
之命下武平人自喜以爲復得一長城於時有司奉
例爲侯創公署汀郡吳公文度乃申命知事周琛爲
董復委義官舒顯才綜理其務而西侯亦身親莅督
之相地于城東北陬係百戶工崇祖址割附倉官地

□抵之面離位陽材堅度良首事於庚戌秋訖功於
壬子冬前堂後廳儀門內外廂廡左右隸舍之屬莫
不完具壯麗語其前後贊助之功則指揮李君智王
君昇縣尹李俊黃貫輩皆協相以周悉其美旣落成
郡守吳公扁其堂曰籌邊俾余記之余惟三軍之司
命在乎將而將帥之雄武在乎威堂署也者以張國
威而助主將之雄武者也蓋偏裨於此乎稟命軍師
於此乎號令計謀於此乎沉潛所以疏濬精神培養
正本其壯麗非過也宜也昔李德裕在西川建籌邊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

樓以謀吐蕃唐史記之後人又從而稱道之豈不以
德裕下維州困吐蕃之謀或有得於是樓之助耶方
斯署興作間而皇儲定位下詔頒恩凡各處分守指
揮體統行事重與署職以便行事則朝廷所以垂眷
守備將臣者意亦至矣與周宣命申伯輩式南邦域
朔方東方之意何以異哉况西侯以將才一等而任
茲東南重寄郡守吳公又重以德裕籌邊之名侯當
何如吾意侯平居無事則于此堂勵士訓兵修飾武
備制服豺狼之心使之震威攝武而不敢發倉卒□

警則於此堂命將出師隨機應變摧挫犬羊之勢使之碎首粉骨而不能亂則庶幾無負於聖天子命將之意無負於吳公期望之情無負於武平人長城之喜雖南仲德裕輩亦不能專美於前矣

邑令章侯祠記

明 王世懋

始世懋以嘉靖己未成進士而婦翁二山先生不第謁選得汀之歸化歸化故將樂清流之間聚落也以遠邑民好梗不治乃始創兩邑而城以故其城郭所憑臨堂皇所蓋藏率多仍民間陋不得視他巖邑會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一

嘉靖末廣寇流毒贛汀間所過城邑獨意輕歸化謂可攻遂圍之一月侯率吏民乘城固守竟不可下圍解未幾而侯以盡瘁卒矣侯卒且二十五年而世懋再起爲閩督學使者始入婦泣而請曰妾父之亡聞其邑之人憐而像之今墓木拱矣是當無存君往試偵其存否世懋校士於汀則途出歸化間就其邑之人而問之無論其耆老能道卽舁夫皂隸歷歷雅言之像故在城隍廟中如一日也蓋侯爲令以平易寬簡得衆心當寇之來晝夜不解衣與民生死民德之

甚而重憐其死故像而祀之或曰死而爲城隍神也故卽像之廟中飲食必以祭邇稍怠矣而父老未死者猶能指而示人曰此吾章令君也世懋旣以徵其事則汀守徐君歸化令宋君僉辭而言曰故令君旣尸祝在民而使君幸握風勵權曷檄入名宦祠而祀諸世懋謝曰而謂使者得私婦翁耶令二載無他奇節不可已又請曰令以民意尸祝緣使者意卽名宦之不可而忍不闢一尺地乃令溷神祠中耶世懋逡巡未應而父老爭上書願以貲買地築祠爲令報世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二

之不衰也向所謂歸化之民好梗而難治然耶否耶如死其民不思其無乃實有缺焉以爲民菑也蓋祠成而世懋遷爲左叅政守與令君皆以他事去乃爲紀其顛末而屬於署篆者教諭丁君令碑而存之使知國家有風勵大典卽使者不得私其所親如此而又勸爲令者知民心易感毋忿疾而厚責之也與侯名宗實號二山常熟名宦大理公之後以兩世贅居崑山今復爲常熟人

闕永定縣諸險塞記

明楊昱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三

汀郡之南縣爲永定縣南接壤廣東之饒平大埔中有大洞曰苦竹山平水灣望天坵各崇窅翳環亘連屬數十里鄰壤頑獷或爲不靖每托爲潛身滅跡之地守土者常病焉嘉靖戊申冬十二月提兵都御史餘姚龔公輝嘗采衆議謂非赭山兌道莫絕本謀列以上請得允下漳南僉事上饒桂公榮轉檄府縣芟柞之蓋未暇舉者積年庚戌秋適知府仁和陳公洪範至以茲舉實一方治亂安危之機不可緩者然傷財勞民動衆駭遠皆非所以祇奉德意也乃假便

詣縣微處工費分給近氓以辛亥冬十月己未始□
歷四旬而畢其役於是知縣洪君良弼以公殫慮經
紀寧厥疆圉不可無言以告後乃命書事於石竊惟
事有似小而繫實大似緩而勢實急非智者不能知
舉也夫闢數十里之山峒足潛伐奸謀永妥善類謂
實大實急者非耶其仁智之德可占矣易曰豮豕之
牙吉茲役有焉况官不靡費民無驚肆平襄成議尤
仁智之善吉之大者也因志微陋謹次實書之

仁愛祠記

明 裴應章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四

甲辰之秋游翠華登龍門橋橋之東有祠翼焉予肅
謁之則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神也諸父老揖予而
進之曰斯其爲邑大夫唐侯生祠也額之曰仁愛予
嘆曰千古義氣闔邑仁聲其先後輝映豈不竝稱隆
哉諸父老因請曰曷賜一言以垂不朽予藉在鄰封
侯所庇愛多矣敢以倦勤辭因記曰寧居崇山複嶺
中疆理頗廣田產亦饒其俗嗇戢山澤之租往往不
待督而入吏茲土者旣樂於土風之淳而又寡於迎
送得以優游而養尊焉自昔稱善矣嗣是淳龐漸散

民競侈靡無異通都喧市之習山谷之氓亦有恃僻而囂訟者故長吏亦苦簿書而不暇以逸也蓋風俗之變遷也如此以予觀唐侯之治寧而進於是矣唐侯以妙齡成名進士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潔己裕民未嘗以敲朴鉤擿爲能事母慎太夫人則恭敬祇肅務得其歡心凡所訊鞫退必敘述其槩不敢告者則不敢行也邑有例金筦庫者以故事進侯郤而不視且榜示以爲將來者勸惟以文學飭吏治都人士烝烝向往卽鄰邑博士弟子謂侯爲文章宗匠咸不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五

多寡而賦役之且令各甲造冊無敢有舞文而滋弊者歲時製衣發粟以給獄囚曰藉令其死法死耳寧忍視其凍餒死也至於鬱攸不戒反風滅火旱魃爲虐甘雨隨車修當祀之廟宇理衝衢之橋梁嚴守禦實倉儲外無萑苻之憂內免饑饉之患凡可以仁愛斯民者無一而不至焉其功蹟之最著者無如鼎建龍門橋費不貲而功不勞大抵侯之爲政持大體不務瑣屑間嘗有所掊擊非情不可恕則理不可遣弊罔山積一閱立掃度先時寧令者困公私冗日拮据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六

不休而侯則草滿訟庭常供坐嘯山當官閣數有咏吟又時徵召文士爲詩酒游賡歌迭和閒雅甚都翠華之間炳如其色矣聞一再入侍所賫持不滿囊橐從鄉人宦京邸者貸出都車馬資侯之有守也又如此今且再當考績矣聖天子廉侯仁愛之在寧者於以仁愛天下置諸臺諫以備股肱耳目之司予日望之寧人士詎能久私侯之仁愛耶諸父老遂請書之以登於石

惠烈祠記

明邵銳

予讀閩志得清流呂侯鏞死賊事甚壯感嘆起立曰
毅哉侯捐其軀以衛其民斯實良牧也已爰奉部檄
簡祀名宦乃白諸巡按御史楊君瑞奉以專祠用廣
德意按學冊侯死埗埗亟遣丞博馳往進厥壽耆問
故曰正統戊辰沙尤寇熾冬十一月賊將陳正景擁
衆掠吾夢溪進逼鐵石磯巡檢鄒姓者屬有官守群
執以來攻我埗埗侯提鄉兵遠赴吾急戮厥二總羅
姓姜姓尤溪人勢幾振矣寡莫勝衆終且被執耆民
魏得禮挺往說賊曰侯善撫我實我父母奈何見執

我子民也敢不代死賊故逞暴殺魏暨鄒脅侯裒金
以贖不聽翼日死之寇退魏茂卿躬爲斂葬復卽吾
土倡厥遺黎像祀惟謹水旱疾疫輒往乞靈較諸志
語益詳以核兼奉鄒魏故主以呈蓋命之侑者禮失
久矣顧得諸野獨非幸耶邑既有祠復進諸生圖葺
所謂故祠者用慰民望僉以義助弗煩於官且念得
禮嗣孫貧甚治舍授田俾職世守揆事正言祠命惠
烈有赫大書永示昭揭嗚呼閩環山海以邑自昔患
寇使職民牧者咸善其民俾罔失所宜不應寇寇且

窘矣焉用蔓不幸或蔓百爾郡邑畫地以守效死□
去寇將奚往顧弗盡然此予所隱憂者侯德宜民民
與偕死報祀有請志述固在景泰初元餘寇復作民
用駭竄邑椽鄧瑤者往捫諸隘手殲其衝賊乃引卻
業被重傷倚石僵死賊顧疑其生也不敢復逼一時
脫禍者甚衆彙祔侯祠實應祭法故祔之

重修寧化城記

明 陰維標

今上在御五年旰食宵衣殫精圖治謂宜四海寧謐
萬姓乂安者理也乃揆諸事勢有不盡然者邊訐寇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八

擾黎庶騷然迄無寧宇閩僻南服海氛未靖汀據上
游雖不與海上之警而戊辰以來山寇滋蔓千里之
內聞風駭竄寧邑六十餘年民不知兵今春忽聞寇
警合邑戒嚴乃淫雨漲發兩橋陷損城之未經修理
者與沿河一帶俱崩寇患水災交怵民心邑侯張公
甫下車適匪莪王公以查盤至觀茲災變督率令丞
以下晝夜乘城防禦無懈復募壯勇據守險要寇知
有備窺伺謀寢於是一意鳩工百役咸勸經始於四
月初告成於十月終所修城併女墻馬路今二百五

十丈費金錢八百緡先是寧城數修數圯聚沙雨中
僅同兒戲癸亥甲子余始與役今之圯者皆昔之將
圯未圯意欲修而力不逮者再經葺理當爲金城第
恒情好逸惡勞欲益憚損規避咸欲袖手織嗇誰爲
落毛徒使賢有司心焦於上北山發嘆於下耳夫殷
憂開聖多難造邦嗃嗃以興嘻嘻以敗宇曰多故君
相焦勞百司庶尹視力奉職余衡茅賤士亦不愛頂
踵以少效涓埃用能轉危爲安弭災致祥未必非興
者機也一隅如此天下可知從此殄寇賓彝中外禔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十九

福卽謂有其理竟有其事可也余將拜手頌昇平祝
天子萬年矣

一柱閣記

明 李世熊

密公之建千佛閣蓋燬而復新於兵凶艱鮮之餘其
運輸輳輻若夾相匪人焉者或乃問予曰古佛應世
綿歷無算蓋聞同姓字者二萬佛賢刳千如來暨於
釋迦乃紀七佛今奚不七之奚不萬之二萬之億千
萬之而千云乎予曰然密公以一願攝受百千願以
一力攝受百千力以一手眼攝受百千手眼當密公

念適起而百千檀信之念應之山水應之水土瓦石
應之香花音樂應之八穀五金應之布帛絲絮鉛華
丹碧應之飛走潛蟄天龍神鬼應之譬之拔一髮而
百骸九竅萬千毫孔莫不知注一勺而江淮河海溪
澗沼沚之味莫不全奚而佛不千奚而佛不萬且億
萬也或曰然則是一佛耳一佛之爲千佛一閣之爲
千閣與予曰然閣今無建閣昔無燬建亦無寓是閣
燬亦無寓是閣卽微塵無不有是閣卽大地無不具
是閣卽盡寧陽撮土等大千佛土此閣無廣無隘卽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

盡十方檀施傾彌天寶藏此閣無益無虧閣寓佛乎
佛寓閣乎佛閣寓密公乎或曰然則無閣耳無閣是
爲閣乎無佛是爲佛乎予曰然謂有佛乎則有佛有
不佛有閣有不閣謂無佛乎則無佛無不有佛無閣
無不有閣謂一佛而千閣可謂千佛而一閣可謂千
佛而千閣可謂一佛而一閣可謂佛住閣則非佛可
謂閣住佛則非閣可謂住閣卽不住閣住佛卽不住
佛可謂佛住非閣住謂閣住非佛住可謂有千佛閣
卽不有密公謂有密公卽不有千佛閣可也

題鄧公德政祠記

明 黃道周

天下所以平者民平也民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長民者平心以平政而天下平矣寧唯邑太史公之傳循吏曰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爲治此平之說也以理還之天以法還之君卽以便予之民循莫大焉以今觀清令鄧公何其符節之合也無所謂昂首仔肩經綸割宰之雄也無所謂碧鷄炙轂文繡雕鏤之采也無所謂探鈎射覆問羊得馬之巧而亦無所謂甌塵屋漏縣犢辭魚之苦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一

也然而清也慎也勤也文章之飾吏治也蔑以加矣善射者平善奕者實公之人與政惟平而已矣平則實矣實則無紙上之召杜亦無苦中之阿大夫孫樵曰予居長安中聞給事中考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故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今廉公治狀署上上考猶未足以報循良處此不旣難矣流寇披猖竭天下物力議雇募議加派議裁減議搜括蠲輸

不啻束溼棼絲清故瘠土無有殷振浩穰磬地所出
無物可利被四方者况歲漚饑民生視昔加瘁功令
視昔加嚴公不敢以催科謝拙又不忍以徵於不粒
賦於無衣公求瘼心血幾枯每痛心於救荒無奇策
之語多方蠲賑發公庾不足躬勸富人平糶以甦之
始僅銷不逞之亂萌亦殆岌岌矣至庭有競民從容
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懲恣立遣之金矢亡入
故無論不浚民之身家民亦惜其性命盜自衰止一
時交口賢之公亦自視平平無奇耳不聞孟堅之稱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二

何武乎所居無赫赫聲而見思正在此正所謂奉職
循理之治也余所爲以平評公也史於海內山川名
物風俗淳澆吏治臧否皆得采風揆藻以備顧問垂
簡編余家漳海境聯汀清飫聞公治行清二三孝廉
夙有文字交逾習公余同官楊伯祥氏爲公同社同
年友恒述公龍鸞其文金玉其品故其爲宰以平心
爲實政有如此者昔歐陽文忠進四事大要在得良
吏以撫敝民今天下亟患不平矣公持其平以需大
用可乎吾師時魯公之間取人有曰無取捷捷者給

利不可盡用無取健健者欲兼人不可爲法無取口
銳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必不驗余是以歸大用於
公之平公其懋哉峴山片石千古不磨清城南有公
祠焉何必減南陽信臣也是宜記

招捕祠記

李世熊

祀宋招捕使陳公也公諱鞞字子華侯官人開禧元
年進士屢遷倉部員外郎紹定二年閩中盜起帥王
居安屬鞞提舉四隅保甲鞞以親喪辭尋奪情以寶
章閣學士起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招捕盜賊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三

公籍民丁壯爲一軍號忠勇軍時沙縣賊由間道趨
城鞞破之於高橋賊又攻汀州鞞同淮西帥曾式中
合漳泉人又擊破之復親提兵至沙縣將樂清流寧
化督捕所至克捷時晏頭陀嘯聚潭飛砦鞞攻磔破
之諭降連城七十二砦賊潰頭陀伏誅汀寇恣平奏
改下土寨爲安遠寨增土兵三百戍之詔進右文殿
修撰仍提點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累官觀文殿
學士叅知樞密院事以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卒寧
民德公爲之立祠舊在正南門外時有沙縣主簿劉

純者建陽人發家財募士得千三百餘人亦號忠武軍與陳韓合破潭飛礮未幾建寧下瞿之寇猖獗純提兵直抵賊巢兵敗死之事聞詔贈朝散郎加諡義壯蔭一子下州文學廟賜額忠烈不知當日何以不併祀純耳南門祠卽壽寧橋之北寶祐間燬開慶間重建元復燬洪武十六年重建尋改爲連山行祠嘉靖間改爲張義亭又改爲府公館旣奉上探討靈芝連山屢產解京遂改爲連山保障行祠始廢招捕爲連山者不知議侑於誰遂無執義以正之者昧民義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四

而溺鬼神俗所由來久矣

九遷巖記

明 邱夢鯉

縣東之十里緣溪行有石阜昂首圓背張其爪距回顧而北若奔若蹲崇竦於大溪之側者爲獅子潭迤潭南行亘口脊石澗淙淙揖大溪而流注虬松披陰於道左邑人舊疊石橋其上俯瞰涓流鱗文班蘚照映澗中行者憇焉稍折而東逾平田穿洞口磴道仄甚已數武乃劃然得所謂石巖深廣可二丈餘高三之二碧流遶其下時爲濺沫涓涓出環底皆石盤平

邁決溜爲窟者九或濶二尺許或數尺許深悉倍是
可浴可觴次第布置類非人所開鑿豈所云九仙以
是故與巖趾初甚鑿而銳下先是丙辰歲邑侯李公
衷素覽而奇之環岸稍疊以石遊人來嘯咏其中始
席地而觴矣折而右迥爲廻峯斗絕斬削高數百仞
古木覆之別爲閣奉大士其中扁曰潮音音非有潮
而輒名潮者閣從大士也面閣一山盤曲飛來若垂
虹之下飲於澗文昌閣跨其脊下有亭翼然曰西爽
朝來氣象余嘗支頤其間顧亭午後紅景沉西廻眺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五

潮音若與巉峯峭壁且避且就曲楹風來環流縈之
有聲俯而靜聽杳不知身世之何以頓忘亭閣皆李
公所建巖之左向纍石以橋爲溪張嚙去亭閣僅存
余曾倡爲募緣誅茆輦石環岸疊砌小束以殺其衝
橋石以木爲之又別爲橋於潮音之右以渡舊菴旋
爲水所圯壞岸之石激走殆遍亭閣今亦零落俯念
成廢不勝今昔之感已乃舍去緣溪別尋徑上叢篁
夾岸紛紅駭綠蓬蒿蒙茸攝衣而登則九仙菴巍然
在陰翳中舊有扁曰棲霞深處九仙不詳所始或云

何氏九子悟真於莆之仙遊有湖焉諸頂禮者以夢相指然恒秘之不輕以示人庵之創未必不權輿於此也庵北又爲玉皇閣平疇數畝林木交暢旁種茶數百株客來擷以相餉余向以甲子春讀書舊庵明年復坐玉皇閣相隔二十五年矣今別以尋山過此遍求舊跡彷彿不可得恐昔賢大夫好事之意遂泯滅無傳聊追述此以備山棲之志戊子冬月邱夢鯉記

修寧化城記

明 黃槐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六

寧城築於正德十六年濱於河者三百餘丈馮夷作虐恒苦傾圮隨圮隨修修未已而復圮是無異故帑無餘積不得不借資富民富民之黠者每以賂免卽強以從事亦苟簡塞責聊寬功令耳辟聚沙而雨之無怪圮不旋踵也天啟辛酉冬長汀令郭公環洲攝治亟籌修治余不揣爲陳末議當道悉報可未經始而彭公象石至決意舉行時議支帑金三百兩公心計不給遂捐俸首倡甫期而釀金千兩有奇於是鳩工督役分區合作自東門抵南透迤而西築濱河之

圮者一百四十三丈依山而圮者十七丈雉堞之殘缺而培補者數十丈修馬路二百餘丈經始於癸亥六月告成於甲子十月衡費數倍於前課工不啻過之第工浩費煩中有將圮猶未圮者欲併脩之詘於力而止數年之後不無厯賢守士憂耳

聚星樓記

明 陰維標

崇禎壬申春夏之交邑大水商木蔽流而下橋梁傾陷城垣圮毀福司理查盤匪莪王公親踏灾傷令收木二百餘杆爲修城諸費適流寇告警合邑戒嚴亟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七

鳩工豎柵聊以固圉所餘若干用建樓於敬止館之上爲鄉先生孝廉明經上舍萃聚之所樓成名之曰聚星昔陳實過荀淑大史占其星曰百里之內賢人聚是知高賢大良挺生於天一出一處上關星緯故有謂傳說爲箕星東方朔爲歲星李白爲長庚星蘇軾爲奎星又有謂嚴光爲客星趙普爲紫微垣小星鮮於侁爲一路福星是人也是星也皆天縱之爲一代偉人以光世宙也吾黨彬彬固不乏人幸而際乾坤之泰依日月之光雲雷乎域中霖雨乎天下人將

仰之爲景星及其解組賦歸優游杖屨陶情三徑樂
聖數杯作後進典型紹先民矩矱人將仰之爲老人
星卽不然雅志暫違壯懷未展非公不至是徑不由
操媿彥方節齊孺子人將仰之爲處士星雖不遽與
版籍諸賢爭光競耀要不負上天挺生之意則一也
夫星繫於天蔭映於清虛輝煌於碧落位置綦高標
格綦貴設隕於地化而爲石樵夫牧豎踐而踏之人
不克樹立輕自隕穫頑而不靈匪星也石題之矣甚
者會構雲龍遭逢風虎乘權煽虐怙勢作妖禍延縉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八

紳毒流蒼赤夫且爲欃槍爲熒惑人將指而唾之曾
頑石之不如尙得爲星乎哉鄙諺有之凶星退舍吉
星來躔吉凶何嘗惟人所造何以吉修之吉何以凶
悖之凶願吾黨登斯樓者勿作等閑聚散視同萍梗
聞善相告見善相示有失則掾有過則規聿修厥德
以臻迪吉將我自玉誰不玉我邦君禮之邦人愛之
居鄉國鄉國重居朝廷朝廷重總無負上天挺生之
意而可矣若謂茲樓俯瞰碧流遙挹丹嶂可以畱連
光景聆雙曲之新聲觀百年之艷舞名教中樂地恐

不應爾殆非建樓意也

重建連城儒學記

明林華

連城縣隸於汀州府縣設學昔在縣治之東南隅建于宋紹興四年淳熙間縣令常闇遷今地歷宋元季世屢遭兵燹吏是土者雖或更新之率皆因陋就簡前則逼于遠後則限于池堂齋之外無餘也士習業者宿於外舍是雖有學之名而造士之實幾乎廢矣正德癸酉秋僉憲胡公璉奉天子命來總飭閩兵備巡歷茲縣蒞學詣視慨然嘆曰學校爲政之首務頽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十九

圯若斯所不忍也今學宮北鑿汚池山川之氣洩矣于是計費于縣之富民各出其私贏鳩工諏日又更新之督課則耆民沈長權義民童世昌黃玉奎也縣令鄭君倌縣簿來君錦則提調之汀州府同知陳君袞來會計又自捐金買學西隅民居地爲名賢祠且以正方面繼而府推宋君炫皆左右其事由是式廓弘邃坎埴堙塞屹然一形勝也凡殿廡之弗稱堂齋之圯壞者皆撤而新之堂之北立祠以報公之功德左介名賢亦彰潛德之光右介會饌以爲觀頤之所

東西號舍爲子弟修藏之處也堂前兩齋齋之左循大道及鬢門階序屏攝倉庫庖廚瓴壁塗堊莫不秩秩乎繩繩乎自經始至於落成僅逾三時縣令王君理縣丞王君鍾岳縣簿黎君琇縣幕俞君仕輝後先提調而規制煥然矣

愍忠祠記

明 沈日表

愍忠祠祀邑令徐公承澤也公死戊子之難賊殲其身碧血淋漓肝腦塗地噫慘矣公署篆未幾而內難交潰公可以去而不去非所謂死重于泰山者乎古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 之有功德于民祀之死社稷祀之公下車而反側子自安非公之功乎劍隱于魚獻未終而七首見公以社稷死社稷臣也歷二十年杜公士晉重哀公捐俸四十兩購車田田以歲入奉公之祭酒樽牲房春秋兩舉紳士耆老行禮如次祠成以記之云

學記

李世熊

天下郡邑學皆有記必屬名儒爲之寧化獨不然腐生代斲而已無足以示學者今取宋賢之文以補之蓋吾讀江陵項氏之說而益嘆後世之記之陋也其

爲枝江縣學新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

今志社學

義塾意本此

學莫尙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於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歷攷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一

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爲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意深而義遠矣呂氏東萊亦云學校一制後世與先

王絕相背馳不可復攷矣卽學宮一事言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以掌樂之官而掌教豈非以優游涵養鼓舞動盪其入人心者深乎此固非專設一官司也秦漢以後則誤視此爲一官司之事耳雖法度具舉不過法制相臨而已何能深入人心乎蓋教與政本二事而後世誤以政爲教也且如周禮設官設教凡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國子若鄉遂所以興賢能則不聞掌州遂者何官教州遂者何法也夫以先王設

知類通達謂之大成至不率教者屏之不齒其體用本末咸備又如此後世徒以政爲教宜其與先王背馳耳如漢武表章六經光武投戈講藝魏孝文欲改戎俗唐太宗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世儒見此便謂興學不知其文飾治具耳非其中真有不能自己實見理義在人心自不容沒而爲之也蓋用心內外不同其去唐虞三代益遠矣由項呂之言學校之重大如此先王之不敢輕置官如此故宋代設置教授其遷除不由吏曹多保舉於宰相以是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三

眞儒疊出正氣多發於學校而今以學官爲冗員徒取充位而已則胡不妙簡碩德如淳公安定之流令表正人倫爲朝廷儲薪樞之用哉

涼傘寨記

明
陳鳴春

嘗按縣圖河源里壁洲之南有涼傘寨去城八十里許山頂團團肖形涼傘因名之內隈壙夷坦可居外巉壁崎兀難陟形勝蓋天設也正統戊辰沙尤草寇鄧茂七越境作耗時宰邑王公依臨里而屬諸鄉民曰邑無城池難於禦侮幸可保障惟有寨耳吾與爾

等共死守之里民知義者若林景容吳秉英憤然以從乃復宰曰村墟籬落吾家室也歟哉吾國一也彼寇方張吾儕慮無死地王侯數語凜然作吾忠義吾儕又寧有生心相與率一里民日夜提護寨中無何寇至環攻英容又諭衆吾輩寧死願無降志曠時旬日不下忽一日請戰而寇潰衆卒賴以全生嗚呼繭絲之間保障之請晉陽之尹鐸也沉竈產蛙民無叛意晉陽之民也茲區區一里家不數百民不滿千效守若此儘足拒敵得非王公政教素足孚民所謂覆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四

露一方遮庇一邑故當刀兵鑼火景况淒涼而斯民氣魄逾壯膽志逾堅公其晉陽之牧民其尹鐸之民歟彼夫冗位備員者祇坐乘張蓋一有緩急于民毫無激發不幾有媿于公并有媿于公之民耶

重修冠豸寨記

明

童璽

邑之有禦侮處曰冠豸寨其山四面皆石壁翠嶺巉巍矗雲薄漢呈奇獻怪鬱乎其蒼蒨也初足跡莫能容後鑿石磴數百里始通一道上曠然平地有泉有圃可汲可蔬堪宅萬人固天設之險也至正二十六

年福省架閣馬公周卿方公虞侯率千人闢南北口壘城鑿池以爲保障正統沙縣鄧茂七寇邑令王公佐鄉官許浩志耆民童得慶桑葉茂捐貲修葺民籍全生弘治辛亥漳平溫文進弄兵民甚恐邑侯關銓以連邑無堅城所依者寇豸寨耳廼率縣丞萬貫輩營繕之時郡二守山陰章公頎下邑亦切民患親謁絕頂添助貲費侯遂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畫餼糧因南北塹舊址增新城五十餘丈立南北二門闢右道之最險隘者仍衛以石欄于下十步許敞雲樓門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五

上架樓宇三間凡此皆前所未有也更張皇武備賊遠聞之不敢犯又於蒼玉峽芙蓉波金字泉白雲洞諸勝槩處從新之然後規模宏遠遇警足衛生靈平居足爲觀覽其功視馬與虞王皆竝之矣肇修于辛亥七月告成于壬子三月夫知事之當爲而能捐分貲以爲之者義也知民之當保而能修地利以保之者仁也仁與義吾侯其兼之矣他如當官之慎重立政之轟烈俱在人耳目此特其一節也耆老某有事于斯寨者徵余言爲記是宜具顛末永刻諸石

始建歸化縣儒學記

明尹直

自古帝王之御世也政與教二者而已政以禁防之教以化導之要歸于治安而非有二道惟是語教化者矜高遠而不切于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不本于道德甚至有有司之政而無學校之教遂偏廢而不舉人材所以不成風俗所以益下治化所以不古也若有志于治者必先于教學學立則教有所施士有所養政有所本斯人材成風俗美而治化盛矣我朝聖聖嗣興法古爲治自京師達于山陬海隅雖僻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六

小新邑靡不有學蓋政教兼舉不以新故小大而有偏廢焉汀之歸化新縣也本清流寧化將樂沙縣之交境山谷阻修官府夙隔羣不逞輩易乘間扇動爲民患福建藩臬洎行部使合議請卽清流明溪鎮增置一縣臨撫之制如議乃賜名歸化時分巡僉憲周君謨身親規畫敷工興創縣治甫成廟學繼作皆向丙坐壬中爲大成殿東西翼以兩廡前列戟門櫺星門各若干楹門內東爲宰牲所西爲神厨門外南鑿泮池半環以垣殿後爲明倫堂東西竝爲兩齋堂

後爲棲士之室學官之居又各若干楹而曾饌之
儲蓄之廩凡所宜有無不具完學門之外學西立養
賢育才二坊規制宏敞丹堊輝煌遠邇創見謂可甲
閩以南諸較庠旣落成乃選士于民秀請師于銓曹
于是教諭趙智訓導利元善隨牒握章知以涖學知
縣郭潤歲時釋奠勸課一如制而一方人士奉約束
于縣服絃誦于學耳目有所薰漸心志有所感激惟
善是廸偉人傑士當有作于其間而宿豪黠猾亦必
革心易化爲太平王民矣歸化號善邑不自今日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七

歟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其有以矣學建于
成化之辛卯又明年巡撫都憲張公瑄巡按侍御鄭
君昱尹君仁以行部至謁廟涖學謂創造歲月不可
無紀乃合謀介推官熊德來京徵余文余旣爲之記
復系之詩詩曰皇明聲教淹浹四隩維汀之幽重山
邃谷官府遯違民或角逐守臣獻猷增邑置牧天子
曰俞我其覆育名以歸化庶幾馴服相彼明溪吉協
于卜縣于斯治學于斯築奕奕講堂言言王屋周序
重門有館有穀以息以游斯絃斯讀非徒親炙亦□

私淑士興賢能民用和睦歸化之名著人耳目殆百
千年文其郁郁詔後有銘載瞻載肅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十八